

鄭生來神父文章輯錄

記得一次一位新到港的喇沙修士，回到課堂時，興高采烈地說，今天在足球場上，學會了一句新的廣東話。他自豪地說了出來，却引來哄堂大笑，原來他說了一句「粗口」！他很尷尬，然而，這又是學習語言的最佳方法嗎？肯聽肯講！及後，他似乎沒有繼續學下去，相信是因為學校的環境不需要他這樣做。

修士們的會祖喇沙若翰洗者，是生於十七

、十八世紀的法國人，

1678年被祝聖為司鐸，1679年遇上了一位特別為貧窮的男孩子辦學的教友，於是喇沙若翰神父就投入了教育工作，他辭退了原有的工作，並在1684年把自己的財產分發給窮人，全心投入提高教師的質素。於1684年成立了一個修會，却在1758年才獲得教宗的批准，在此之前，他在1685年寫了「基督徒辦學的守則」(Coutume des écoles Chrétiennes)，其中規定要以母語教學，代替

喇沙會與母語教學

· 鄭生來神父

當時普遍使用的拉丁文，帶來了一個突破。他仍堅持關心窮男孩的教育，於1765年成立了一所感化學校，1775年成立一間專為成人囚犯的學校，1900年被列入聖品，1988年被尊為教師主保。由此可見喇沙修士的會祖也是一位具突破性的 人物，關心學生的需要和教育原則，在他所寫的守則內，規定要改用母語教學，他提出的這個原則與精神，香港喇沙修士所辦的學校有實現嗎？有些人說，比較有聲望的那些學校，已比較重視較有錢的人。教學語言方面也不是用母語，但在推進母語教學，保持英語為第二語言這方面，喇沙修士們至少可作點貢獻。相信他們在英語方面，有相當的造詣，可否考慮研究成立為華人教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小組，與其他修會合作，在方法和內容上作出貢獻，提高英語教師的質素？母語教學和提高教師質素正是喇沙會祖初期在法國時所會有的突破。我們1990年代的香港教育，正需要這種突破性的貢獻。

嘉諾撒修女從一八六〇年在香港服務，至今已一三〇年，在教育、牧民、醫療和社會福利方面作了不少貢獻。

到底這些工作是否配合她們修會基本的精神？

修女們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，以歌劇形式在香港伊拉慶祝她們會祖嘉諾撒大肋列品，劇中指出會祖正因為受過

嘉諾撒仁愛會修女與母語教學

—— 胡嘉嫻文

她們有否關心貧窮弱小的、失望的和發展機會較少的香港學生，這與「母語教學」正是息息相關的事。

在關懷貧童百歲時，修會是以母語教學，這也是教育他們唯一最有效的方法。事實上，若真正關心貧窮弱小者，會發覺為整體香港的中小學生，同樣需要以母語為教學媒介。因此，從關心貧童到關心其他香港有需要的學生，再而到關懷全港華人學生，母語教學是在所必行的。

除了連言學校之外，嘉諾撒所辦的中學是以英語教學為主。聖心小學和幼稚園亦以英語為重。這礙於

明確表達會祖的精神，因此要有所改變，以母語為主流，設法與其他

痛苦磨練，她對天主和「一切不幸的人」，都懷有「深切的爱」。會祖更具體地說：「我怎能讓你活，却沒有為我弟兄姊妹「所需」而活？他們飢餓的、病患的、無家可歸的、沒有機會受教育的、失望的……主！我願嘗把您的愛……希望……吾樂帶給他們；我會服務他們直到我離世。」

當今九十年代的香港嘉諾撒修女，那方面比較明顯地表達這精神？相信會是以關心和服務貧童的連言學校以及為官

她們要完成一件事，她們的力量是沒法撐的。

香港嘉諾撒修女們，會否用這沒法撐的力量去改變情況，推行母語教學，從而直接或間接地關心全港的學生，致力使中國文化在港受到應有的重視？

在教育上，她們怎樣可更實踐會祖的精神？那就要賴乎